

詩外傳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經部

韓詩外傳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

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况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私而不傳視爲已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

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
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既獲重
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尚當舍余
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年龍集乙
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吳郡韓生
野竹堂校雕

韓嬰小傳

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
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
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
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
貢生受之閏音燕趙間言詩者由
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
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
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
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
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
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

詩外傳卷第一

韓嬰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

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魚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魚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

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

節不由禮則墮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禮不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憚

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櫛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

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絜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皦皦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減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

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

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鬻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齬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齟齬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闌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

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曰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噞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手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

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
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
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乂也必有以
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乂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
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
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
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
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
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
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乂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礫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
仁者有礫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
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
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
使人肆之是智仁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
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

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
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
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詳
是礫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
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
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
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
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礫仁雖下然聖人不廢
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
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
母也今爲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
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
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
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
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
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毀廉然且弗含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

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笑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詩外傳卷第一

詩外傳卷第二

韓嬰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枿骸而棄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枿骸而棄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

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觚秦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觚秦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旂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旂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觚秦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傳曰雪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雪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雜貴民飢道

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脩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擗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擗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

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關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騶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復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

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騶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厯人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以何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

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巳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騶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措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

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

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

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失也礪乎其廉而不劇也溫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弔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常弔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

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賁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賁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

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甌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去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去矣亡無日矣桀相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

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